

雲的小孩 (上)

黃友玲



的，別人卻搶走他？為甚麼？」彤雲歇斯底里地嚎哭着。

幼稚園的大門已經關上，沒有車子相爭，也沒有有人。只有冷風颼颼地吹着。

「我不知道，彤雲，我真的不知道妳為甚麼會遇見這樣的事……。」玲玲歎了一口氣，輕輕撫摸着彤雲的背。

◆ ◆ ◆
彤雲從護專一畢業就分發到醫院裏去工作，她的成績好，人又長得漂亮，到那裏都受歡迎。她的身材瘦高，站在一群護士當中，格外顯得起眼，她的白色制服穿起來也不像一般護士那樣腫腫短短，倒像是一朵白色修長的雛菊，迎風搖曳。

她在開刀房，常常工作到深夜，從最沒經驗的小護士到可以成為大夫的左右手，她進步得非常快，同事們都說，彤雲認真的學習精神，是他們最好的榜樣。

彤雲並不以為意，她覺得自己應該做的，就盡全力去做，去學習。這受她父親的影響。她的父親是鄉下的老農夫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他一生也沒有離開過他那幾畝地，年復一年，稻秧種下，稻穀收成，他和他的妻子憑着雙手，養大了四個孩子，都讀到大專程度。這是他們兩老一直引以為傲的。

◆ ◆ ◆
彤雲離鄉背井，來到臺北讀書，也是二老鼓勵的。他們說，他們老了，沒有用了，他們的盼望就在孩子身上，希望孩子們到外面去闖，為林家闖出一番成就來。

◆ ◆ ◆
醫院裏追求彤雲的人很多，上至院長級的

「孩子，你認得我嗎？」

「……妳是……媽媽。」

彤雲突然間驚醒，白色的天花板泛黃的痕跡像一條由天條降的閃電，旁邊的漬水成片，像是一片片烏雲。彤雲一時之間轉不過來，這是在她南投的老家，還是在俊豪家，還是在……，她一翻身，木製的床吱吱呀呀地叫起來。窗外是霧茫茫的一片，聽氣象報告，昨夜有冷風過境，看來來勢洶洶。

鬧鐘這時候才猛地作響，彤雲想起來，今早與玲玲有約，要到幼稚園去看兒子。

動作突然迅速起來，她覺得自己好笑，像年輕時代參加戰鬥營，充滿鬥志，昂首前進。

但是，她的心在泣血。一個不再屬於自己的兒子，就是去看他，有甚麼用呢？

◆ ◆ ◆
這是臺北出了名的貴族幼稚園，大官的兒子、有錢人的兒子都會送到這兒來。九點鐘，校園裏的鐘聲響，大轎車在門口互不相讓，衣着光鮮的父母把孩子送進課室裏。

彤雲和玲玲躲在大門口的柱子旁邊，伸出兩個頭四處尋找。

「在哪裏？在哪裏？」玲玲心急地問。

「會不會今天不來上學？」彤雲問。

「不會啦，……我在看，是不是那個？」玲玲有些遲緩地一個字一個字講着。

「對了，就是他，我的小寶貝……。」彤雲的身體往前衝，玲玲拉住她。

「妳不要激動，妳現在出去，只會自我難堪，妳忘了上次啊？」玲玲勸她。

彤雲哭起來，抹了淚，又往外望。

那是一個貴婦裝扮的太太牽着的一個小男孩，小男孩大概還沒完全清醒，貴婦人太太極力把他往前拉，小男孩懶洋洋地，在後面蹭着腳步。後面是一輛特大的黑色轎車。

小男孩站在教室前面的草坪上，向那個貴婦人揮揮手，就轉身進去了。

「看到了吧？」玲玲說。

「嗯，……。」彤雲哭得好傷心。

「玲玲，妳知道嗎？這是做母親的心，我不能一天不見他，他的聲音，他的影子都在我的腦海裏，我日日夜夜都想着他，他是我的骨肉啊，可是……，為甚麼，為甚麼老天待我這麼殘酷？我的兒子卻不能在我身邊，是我生

人物，下至實習醫師，甚至是病人，都對彤雲表示好感的。

彤雲則一逕是怯生生的，她自覺年紀太小，還不適合談戀愛。所以也就矇矓騙騙、躲躲藏藏混過去，裝做不知道。但是，追求的人越來越多，也越來越主動，她覺得她有些招架不住了，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，一個新護士轉進來，那就是王玲玲，她是個古道熱腸的人，看見彤雲被追求者重重包圍，她就主動幫忙解圍。

直到新院長上任，這一切情況才有逆轉。

新任院長剛從美國回來不久，是學問淵博，又年輕有為的名大夫。他的上任的確引來醫院裏不小的一陣騷動，特別是未婚女性。「年輕的劉院長還未婚呢！」這是人人在傳送的訊息，也是許多人做夢的開始。

彤雲和院長的相遇也是極戲劇性的，那一年彤雲被選為全院表現最優良的員工，按往例，院長是應該請吃飯的。劉院長才走馬上任，當然願意跟員工打成一片，以得民心。而醫院裏的人知道彤雲有機會和新任院長吃飯，也都投以羨慕的眼光。

按理，院長是和秘書一起請優良員工吃飯的，但不巧那天秘書生病請假，所以，只有院長和彤雲兩人共進午餐。

那天中午，劉院長的眼光從未離開過彤雲，喝了幾杯洋酒以後，他又癡又醉地對彤雲說，他從來沒有見過像她這樣美的女孩。

彤雲緊閉着嘴，大眼睛四處轉着，拼命想着如何才能逃離那個地方。說實在的，她對劉院長印象不壞，他英俊瀟灑，又風度翩翩，再

加上他的地位聲望，誰不想高攀，可是，不知道為甚麼，在她的心裏就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預感，好像有些甚麼事情會發生似的。

那次午餐以後，劉院長常常私下邀請彤雲吃飯，都被彤雲拒絕了。她不怕被炒魷魚，她雖然也不討厭他，但就是覺得不能跟他在一起。

劉院長並沒有因此而退縮，反而更加積極，他天天到彤雲家門口等，直等到她回來，他天天電話一定到，一定要聽到彤雲的聲音為止，他天天派人送鮮花到彤雲家，無日不然，他有事沒事一定到彤雲那個部門逛逛。

直到一次彤雲的父親不小心跌跌，摔斷了腿骨，鄉人知道他有個女兒在臺北一家很有名的醫院做護士，就聯絡她，不知怎麼這事傳到劉院長那裏去，劉院長立刻派人將彤雲的父親用飛機送到臺北來，他說他要親自為老人家動手術。

彤雲的父親突然間受到這樣的禮遇，也受到寵若驚，他暗地裏打聽，才知道原來醫院的新任劉院長喜歡上他們家的彤雲。

這件事讓老人家高興得睡不着覺。

他想，他們林家快要出頭天了，如果彤雲嫁給這樣的老公，那還得了，不但家裏面錢花不完，在地方上也會受人尊重。老人家想起他一輩子胼手胝足，勞苦奮鬥，為的就是希望孩子能爭一口氣，現在這個夢想就快要實現了。

手術完成的第二天，老父親把彤雲叫到跟前來，問她說：

「妳喜歡那個劉院長嗎？」

「……。」彤雲沒有答話，只低着頭。

「阿爸給妳說，這種機會難得啊！我看那個劉院長，也是一表人才，妳要到哪裏找？」老人急了。

「阿爸，我不是……。」彤雲想說，又說不出來。

「不是甚麼？阿爸看人看過很多啊，……；妳若是孝順我和妳媽媽，妳就趕緊做一個決定……。」老人凹陷的臉頰因為激動漲了起來。

彤雲抱抱老人，扶他躺下，對他說：

「阿爸，我會孝順你和阿母，你放心啦！」

彤雲陷入了極大的掙扎。

她從小就是四個兄弟姊妹中最聽爸媽話的孩子，從小聽到大，讀書、考試、選擇工作，一樣事情她都依他們，但是，婚姻呢？婚姻是一輩子的事，她要相信爸媽的眼光呢？還是執着自己的想法呢？

對於劉院長，她是有幾分欣賞，他的才華，他的氣度，還有他對她的癡迷，在在都讓彤雲可以毫不考慮地嫁給他。他的條件太好了，醫學博士、年輕院長，這樣的先生誰不要啊？

但是，彤雲心中有說不出的恐懼。

她知道自己只不過是個小護士，再能幹，再有辦法，最多也只不過是個護理長。而他，劉院長是有頭有臉的人，縱然天下人多推崇醫師護士配，但是，這其中有多少辛酸啊，別人一句話就可以打倒，學歷相差十萬八千里，身世背景懸殊，人家瞧不起你啊！

固然，愛情可以勝過一切，但是現實問題

是最殘酷的，眾口鑠金，現在劉院長愛得發狂，以後難保他不被這種話語影響，到時候，被人嫌棄憎惡，然後一腳踢開，……。

那天值班的時候，她找玲玲談話。

玲玲那人直腸子，有甚麼說甚麼。她劈頭就對彤雲說：

「彤雲，雖然很多人都勸你把握機會，快點答應嫁給劉院長，但是，我卻不這樣想。劉院長這人我還不太認識他，從表面看來，他是完美的，這個時代，要找這種老公，說實在不容易，有錢有勢有地位有聲望，又年輕，可以說是青年才俊吧，但是，我不知道他真的是個怎麼樣的人。真的對妳死心塌地嗎？可以為了妳犧牲他自己的一切嗎？他有一天會不會用勢利的眼光看妳？說實在的，我不知道，也許等一等吧，多觀察一段時間，試試他的感情。」

「玲玲，我也是這樣想，可是……我老爸催我呀！他雖然沒有直說，但是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要我嫁給劉院長……，我不怪他，我老爸苦了一輩子了，就是巴望着我們幾個孩子能夠出頭天，這次，有這樣的機會，他是不會放過的……。」彤雲無奈地說。

「但是，那是妳一輩子的幸福吧！總不能拿妳的婚姻做籌碼吧？」玲玲說完搗上嘴，發覺自己講得太過火了。

「玲玲，我知道你關心我，這件事情，我得好好想一想。」彤雲開門出去了，她的身影因為消瘦比以前更修長了，一抹白消失在門縫裏。

◆ ◆ ◆
彤雲的父親在醫院裏受到最好的待遇，康

復以後出院回家，當天早上劉院長還特地來道別，彤雲的父親用他乾癟的手握住他的手，一臉的笑意。彤雲在旁邊陪伴着，連看都不敢看劉院長一眼。

劉院長告訴老人家還是安排他坐飛機回去，老人家笑得更開心了，劉院長一路送到醫院門口，三番兩次交代屬下注意這個注意那個，直等到彤雲和老人家上車走了，他還在門口揮手。

◆ ◆ ◆
這次彤雲能夠陪老人家一起回家，也是劉院長特別允許的，這段時間，其實彤雲沒有假期。彤雲也知道劉院長的心意，他對她總是特別的。

◆ ◆ ◆
彤雲在家裏住了兩天，就回到臺北來了，信箱裏好幾封劉院長的信，厚厚的一疊，她也不想立刻看，旅程的疲累叫她只想好好睡一覺。

◆ ◆ ◆
第二天一早，她還沒走到醫院門口，就被一輛車子攔下，是劉院長的車，他搖下車窗，探頭出來，說：

「彤雲，上車，今天我休假，帶妳出去走走。」

「我還要上班呢！」彤雲繼續往前走。
「我已經幫妳請假，而且，我也准了妳的假。上車吧。」

「……。」彤雲腳步慢下來。她沒想到劉院長約會還有這一招。心裏覺得好笑。

◆ ◆ ◆
她遲疑了一下，停下來，劉院長開車門，拉着她的手坐進去。

◆ ◆ ◆
車子直奔陽明山，冬寒未退，櫻花卻已經

悄悄綻顏樹梢了。一路上，劉院長的手一直握着彤雲的手，憑一隻手運作方向盤前進。

紅燈停止的時候，他就望着彤雲傻笑着，彤雲羞紅了臉，別過去。

◆ ◆ ◆
車子停在陽明山公園前面，劉院長牽着彤雲的手，徐徐地朝山徑踱去。

「彤雲，妳知道我愛妳，我做這一切都是為了妳。」

「彤雲，妳為甚麼要拒絕我？難道我擁有我現在的一切，反而使我失去妳嗎？」

「為了妳，我願意犧牲一切，就是妳要我離開院長這個職位，我也不會說個『不』字，妳要相信我愛妳勝過一切啊！」

彤雲仍然低着頭走路，微風習習，這是少有的冬日暖陽，她享受在溫和的光熱裏。

◆ ◆ ◆
倒是劉院長比手畫腳，急切地想證明他對彤雲的愛。

許久，彤雲開口了。
「劉院長。」

「不要再叫我劉院長了，叫我的名字，俊豪。彤雲，我愛妳。我一直盼望能認識像妳這樣的女孩，溫柔、大方、天真、聰明，而且善解人意，我過去在國外讀書，也有許多人介紹，但我都看不上眼，回到臺灣，見到妳，我知道我要的就是這樣的女孩，我非妳莫娶了，答應我嘛！」

「劉院長，喔不，……俊豪，我真的……我也不是不喜歡你，只是，只是……。」彤雲欲言又止。

◆ ◆ ◆
「只是甚麼？只是甚麼？妳說啊？告訴我妳的困難。」俊豪好急。

「只是，我們兩個各方面差異太大，這使我不敢……不敢答應你。」

「喔，是為了這個，妳大可不必擔心。愛情可以超越一切，我愛妳，妳愛我，這就夠了，誰去注意別的？誰去亂講話，我就去修理誰，結婚既然是兩個人的事，我們就不必去在意別人的想法。好不好？我的彤雲，不要再自尋煩惱了，愛可以超越一切，妳不相信嗎？」

「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是……」彤雲有些話到了嘴邊，又收了回來，她知道其實許多事情也不是他或她可以掌控的。

「那妳的意思是，妳答應我了嗎？真的？真的？妳答應我了？」俊豪跳起來，整個人瘋狂地跳躍。

「俊豪，我，我希望你好好對待我的父母。」
「那還用說，我一定好好對待兩位老人家，奉養他們，這妳可以放心。」俊豪拍胸脯保證。

彤雲望着俊豪笑了，俊豪的背後有一棵櫻花，燦爛的紅花在天空裏燒着。

劉院長和彤雲的喜訊一傳出，全院震動。許多護士對彤雲又羨又妒，恨不得換成是她們，飛上枝頭變鳳凰，也有一些人存着走着瞧的心態假裝恭喜。

那個大日子終於來臨，令人羨慕的一對站在眾人面前，年輕有為的劉院長和貌美如花的林彤雲，大家都頻頻祝賀，彤雲的父母特地從南投北上參加女兒的婚禮，院長的父母也專程美國飛來台灣，看看兒媳婦。

大家都說，新娘子好漂亮！新郎年輕有

為，真是天造地設的一雙。

結婚第二天，按照計劃，俊豪要帶彤雲去美西度蜜月十天，但是，一早，俊豪的母親把俊豪叫去，問他：

「你不是寫信給我，說這個女孩也是個博士嗎？」

「她……是啊！」俊豪還沒完全清醒，不知道為甚麼媽媽突然問起這種問題。

「還騙我？我昨天問了，她只是個專科畢業生，這種學歷，……還有她家是種田的吧？嘖嘖嘖，這種家世，也想跟我們結親啊？想想看我們家，你爸是大學校長，你娘是大學教授，你幾個哥哥姊姊不是醫生就是律師，他們嫁的娶的也都是博士，我們家從來沒有這麼低賤的人，你是怎麼選的？你爸和我相信你，你竟然選到這種女人？」

「媽，我……彤雲很好，她是個很好的女孩！」俊豪想解釋。

「很好？多好？專科畢業叫做『好』？你別笑死人了！兒子，我們家歷代都是有頭有臉的，我可不願意有人打破這個傳統，和窮苦人家，和低學歷的結親，這是極大的羞辱，你知不知道？」俊豪的母親說話聲音越來越大，隔壁的彤雲聽見了。

「媽，我求求您，好不好？不要再說了，我愛彤雲，我就是愛她，不管她是甚麼出身，她是甚麼學歷，我都愛她，況且，媽，學歷、身世都不是最重要的，不是嗎？」俊豪哀求道。

「誰說不是最重要的？……我不管你怎麼說，現在婚也結了，人也娶進門了，我在這裏

生氣也沒有用，不過，我告訴你，你最好辦法趕快跟那個女人離婚，媽媽保證給你找個門當戶對的！」

「離婚？我才結婚，就要我離婚，我不要！媽，拜託，妳不要管我，你們趕快回美國去，不要破壞我的婚姻。」俊豪忍不住了。

「你別催我，我一定會和你爸回去，只是你這樁婚姻，我是管定了！」

一個關鐵門的聲音突然傳來，俊豪立刻想到彤雲，他跑回房間一看，果然，彤雲不在，他奔到媽媽的房間，咆哮：

「都是你！都是你，一早就把我太太氣跑了！彤雲跑了！我怎麼辦？我怎麼辦？」

「你怎麼那麼沒出息？跑了最好，我們再找一個！兒子。」說完，拍拍俊豪。

「我不要，我不要！我不要！」俊豪氣得猛跳。

「俊豪。」爸爸從洗手間出來。

「我和你媽談過，這件事情錯在你，你不該欺騙我們彤雲也是個博士，現在好了，婚也結了，生米煮成熟飯，我們也沒有辦法改變了，你媽堅持要你離婚，我也不覺得那樣做好，畢竟離婚不是一件名譽的事。你看着辦吧！」爸爸的面色凝重。

「爸爸，媽，我知道你們的顧慮，你們養育我長大，我也非常感激，但是，婚姻是我一輩子的事，我不希望在這件事上，我連主權都沒有。我愛彤雲，我就是愛她，我要和她白頭偕老，對不起，爸媽，我現在必須去找她，我怕她想不開！」

俊豪抓了件外套就跑出去了。（待續）